

一门好手艺

MADE
BY
HANDS

在这仿佛一切皆可由AI替代的时代，
伴随移动互联网成长起来的千禧一代和Z世代，正在重塑
关于“人生体验”的剧本。

撰文：YING HUANG 编辑：黄迪 设计：ZHAO WEI

Hollis的手工服饰

Eva van Bruinessen在制作陶艺

Wilén-Jong的木工家具

黄硕作品

图片：蓝汝君提供

近些年，当部分人还在鼓吹人类可以彻底过线上的元宇宙生活时，一种“返璞归真”的趋势却在悄然兴起：越来越多人选择拿起针线、刻刀、锤子，投入到有温度的手工艺活中。这份热情，可以是闲暇时的爱好，也可以是职业。他们可能是业余在陶艺教室里专注拉坯的上班族，也可能是辞去高薪工作、转行学习木工或金工的现代匠人，从手工编织到银器锻造，年轻人的身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这些看似远离科技、远离现代化的领域。当在城市中心做一名朝九晚五的办公室白领不再是最优选项，当一份通过双手创造的职业变得越发吸引人，这种变化是快节奏生活下的一种反思，还是新一代人对价值、对成就感、对人生追求有了不一样的定义？

重拾“手艺活”

在这个信息过载、屏幕疲劳成为日常症候的数字时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试图从无休止的在线状态中抽身，重新审视“活着”的方式。根据专注媒体与消费者行为的NuVoodoo最新研究，近半数的千禧一代与Z世代受访者表示，暂时断开与数字设备的连接，能显著缓解压力。在精神高压与注意力稀缺的背景下，他们正将目光投向键盘之外——那些以真实触感、专注节奏为核心的休闲和劳动形式。

当人们把全部注意力投注于一针一线、一凿一磨的细节中，喧嚣似乎自动静音，脑海也随之沉静。这种“心流”体验，提供了一种罕见的掌控感，是现代人在碎片信息时代几乎丧失的能力。

尤其对身处“内卷”困境的一代人来说，主动为自己创造一个可以搁置社会标签、像孩子一样重新学习、试错、动手的时刻，实属不易。荷兰陶艺师 Eva van Bruinessen 曾是一名公关人，在经历职业倦怠后转向陶瓷创作。她说：

“我需要一些东西把我带回到当下，让我的双手有所依归，做陶艺让我感到踏实。跟陶土相处，是我来塑形、来掌控，我拥有主动权，这帮助我探索了更深层的东西——怎么掌握自己的人生。后来我明白，这不仅仅是兴趣，更是我的人生方向。”

像 Eva 一样，在劳作中找到新生活路径的人越来越多。这种变化的深层逻辑，是后工业时代对“意义”的重估。在城市里生活的我们，已很少亲眼目睹衣食住行的生产过程，而正是这种“缺席”，反倒唤起人们对“做出点什么”的强烈渴望。尤其在人工智能逐渐接管标准化、重复性脑力工作的当下，那些曾被视作笨重、低效、必须亲力亲为的工作，开始显现出不可替代的温度与价值。

德勤一项全球调研指出，随着生成式AI的应用普及，近六成Z世代和半数千禧一代倾向于选择不易被自动化替代的职业，例如体力劳动或需要高阶技艺的专业工作。艺术家 Ludi Leiva 便是在

离开纽约的高压媒体行业后，于版画创作中感受到一种近乎冥想的平静：“版画制作中固有的重复，适时顺应与放手的心态，与材料直接对话的过程，赋予我一种全身心投入、让身体和头脑联动起来的状态，这比办公室工作带来的满足感太多了。”

手工艺职业的新生

长期以来，“白领”被视为体面与职业前景的代名词。在这一主流叙事中，干净整洁的桌面、循序渐进的晋升路径似乎天然优越于汗水劳作。而随着手工创作的再度兴起，这种单一的职业评价体系正在被逐渐打破，人们开始用新的目光审视工作的本质和个体价值的实现方式，亲手创造的乐趣和意义丝毫不逊于案头工作。

曾经被贴上体力活标签的蓝领工作，以及那些需要专业技术和创新思维的灰领职业，正在摆脱偏见的束缚。手艺人职业的崛起，让社会看到除了学历和头衔之外，技能、创意和匠心同样能赢得尊重和认可，职业选择多元化的背后，是更包容的生活观。

这一变化的延伸，是就业市场对“手工技艺”价值的重新估值。在今天，懂得亲手实践，不再被简单理解为“手脚勤快”，而是代表了专注、耐心与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那些拥有手艺的人，未必要成为产品制造者——他们同样可以是内容创作者、策展人、教育者，甚至是品牌运营者。在从零到一的过程中所锻炼出的实践思维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恰恰是在快速变化的时代里立足的关键砝码。

同时，在商业层面，手工艺也正在打开新的增长空间。独立品牌孵化成为驱动力，拥有手艺的匠人们不再止于制作，而是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将亲手制作的作品与文化、旅游、体验深度结合。手工教学与工坊也遍地开花，不仅成为体验经济的新形式，也为手工业者开辟了新的营收渠道，推动了手艺文化的普及。

手工艺更是活化地方文化、带动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位于贵州榕江县的“侗山人”便是其中范例。主理人杨成兰曾是村里第一位走出大山的女大学生，返乡后，她在2016年创立了以侗族传统布艺为核心的工作室，将侗布手艺融入现代生活语境。工作室的运营模式充满温度：他们自己设计打样，然后将纺织工作计件分发给村里的妇女在家完成，并承诺将最大利润留给织娘。这种可持续的社区模式，既保存了文化，也切实改善了生活。

当一块未经雕琢的原料经过亲手打磨，蜕变为有形、有生命力的作品时，那种从无到有的创造乐趣，是日常办公室工作难以获得的满足感。在探索自身潜能的同时，我们也能从中看到更多“别样人生”的路径。从大大小小的屏幕中抽身，沉下心去学一门手艺，从个体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到社会上的积极回响，希望这不是短暂风潮，而是我们愿意慢下来感受生活的第一步。▶

近些年,当部分人还在鼓吹人类可以彻底过线上的元宇宙生活时,一种“返璞归真”的趋势却在悄然兴起:越来越多人选择拿起针线、刻刀、锤子,投入到有温度的手工艺活中。这份热情,可以是闲暇时的爱好,也可以是职业。他们可能是业余在陶艺教室里专注拉坯的上班族,也可能是辞去高薪工作、转行学习木工或金工的现代匠人,从手工编织到银器锻造,年轻人的身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这些看似远离科技、远离现代化的领域。当在城市中心做一名朝九晚五的办公室白领不再是最优选项,当一份通过双手创造的职业变得越发吸引人,这种变化是快节奏生活下的一种反思,还是新一代人对价值、对成就感、对人生追求有了不一样的定义?

重拾“手艺活”

在这个信息过载、屏幕疲劳成为日常症候的数字时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试图从无休止的在线状态中抽身,重新审视“活着”的方式。根据专注媒体与消费者行为的NuVoodoo最新研究,近半数的千禧一代与Z世代受访者表示,暂时断开与数字设备的连接,能显著缓解压力。在精神高压与注意力稀缺的背景下,他们正将目光投向键盘之外——那些以真实触感、专注节奏为核心的休闲和劳动形式。

当人们把全部注意力投注于一针一线、一凿一磨的细节中,喧嚣似乎自动静音,脑海也随之沉静。这种“心流”体验,提供了一种罕见的掌控感,是现代人在碎片信息时代几乎丧失的能力。

尤其对身处“内卷”困境的一代人来说,主动为自己创造一个可以搁置社会标签、像孩子一样重新学习、试错、动手的时刻,实属不易。荷兰陶艺师 Eva van Bruinessen 曾是一名公关人,在经历职业倦怠后转向陶瓷创作。她说:

“我需要一些东西把我带回到当下,让我的双手有所依归,做陶艺让我感到踏实。跟陶土相处,是我来塑形、来掌控,我拥有主动权,这帮助我探索了更深层的东西——怎么掌握自己的人生。后来我明白,这不仅仅是兴趣,更是我的人生方向。”

像 Eva 一样,在劳作中找到新生活路径的人越来越多。这种变化的深层逻辑,是后工业时代对“意义”的重估。在城市里生活的我们,已很少亲眼目睹衣食住行的生产过程,而正是这种“缺席”,反倒唤起人们对“做出点什么”的强烈渴望。尤其在人工智能逐渐接管标准化、重复性脑力工作的当下,那些曾被视作笨重、低效、必须亲力亲为的工作,开始显现出不可替代的温度与价值。

德勤一项全球调研指出,随着生成式AI的应用普及,近六成Z世代和半数千禧一代倾向于选择不易被自动化替代的职业,例如体力劳动或需要高阶技艺的专业工作。艺术家 Ludi Leiva 便是在

离开纽约的高压媒体行业后,于版画创作中感受到一种近乎冥想的平静:“版画制作中固有的重复,适时顺应与放手的心态,与材料直接对话的过程,赋予我一种全身心投入、让身体和头脑联动起来的状态,这比办公室工作带来的满足感多太多了。”

手工艺职业的新生

长期以来,“白领”被视为体面与职业前景的代名词。在这一主流叙事中,干净整洁的桌面、循序渐进的晋升路径似乎天然优越于汗水劳作。而随着手工创作的再度兴起,这种单一的职业评价体系正在被逐渐打破,人们开始用新的目光审视工作的本质和个体价值的实现方式,亲手创造的乐趣和意义丝毫不逊于案头工作。

曾经被贴上体力活标签的蓝领工作,以及那些需要专业技术和创新思维的灰领职业,正在摆脱偏见的束缚。手艺人职业的崛起,让社会看到除了学历和头衔之外,技能、创意和匠心同样能赢得尊重和认可,职业选择多元化的背后,是更包容的生活观。

这一变化的延伸,是就业市场对“手工技艺”价值的重新估值。在今天,懂得亲手实践,不再被简单理解为“手脚勤快”,而是代表了专注、耐心与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那些拥有手艺的人,未必要成为产品制造者——他们同样可以是内容创作者、策展人、教育者,甚至是品牌运营者。在从零到一的过程中所锻炼出的实践思维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恰恰是在快速变化的时代里立足的关键砝码。

同时,在商业层面,手工艺也正在打开新的增长空间。独立品牌孵化成为驱动力,拥有手艺的匠人们不再止于制作,而是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将亲手制作的作品与文化、旅游、体验深度结合。手工教学与工坊也遍地开花,不仅成为体验经济的新形式,也为手工业者开辟了新的营收渠道,推动了手工艺文化的普及。

手工艺更是活化地方文化、带动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位于贵州榕江县的“侗山人”便是其中范例。主理人杨成兰曾是村里第一位走出大山的女大学生,返乡后,她在2016年创立了以侗族传统布艺为核心的工作室,将侗布手艺融入现代生活语境。工作室的运营模式充满温度:他们自己设计打样,然后将纺织工作计件分发给村里的妇女在家完成,并承诺将最大利润留给织娘。这种可持续的社区模式,既保存了文化,也切实改善了生活。

当一块未经雕琢的原料经过亲手打磨,蜕变为有形、有生命力的作品时,那种从无到有的创造乐趣,是日常办公室工作难以获得的满足感。在探索自身潜能的同时,我们也能从中看到更多“别样人生”的路径。从大大小小的屏幕中抽身,沉下心去学一门手艺,从个体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到社会上的积极回响,希望这不是短暂风潮,而是我们愿意慢下来感受生活的第一步。▶

“A global survey by Deloitte also points out that with the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generative AI, nearly 60% of Gen Z and half of millennials tend to choose occupations that are not easily replaceable by automation, such as manual labor or professional work requiring high-level skills. Artist **Ludi Leiva**, after leaving the high-pressure media industry in New York, found a meditative calm in monotype printmaking: "The inherent repetition in printmaking, the timely adaptation and letting go, and the direct dialogue with materials, give me a state of complete immersion where body and mind connect. This brings much more satisfaction than office work."



WILÉN-JONG 木头会讲故事

Wilén-Jong
斯德哥尔摩家居设计双人组合，由精通传统细木工艺的Johan和拥有传播思维与视角的Ashley组成。

传统技艺不是用来“致敬”的符号，
而是一种思维方式

Wilén-Jong的木工家具作品



“木头是很有个性的材料，每一块都不一样，它会告诉你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家居设计双人组合Wilén-Jong如此形容他们的“缪斯”。Wilén-Jong由精通传统细木工艺的Johan和拥有品牌传播思维与视角的Ashley组成，两人以斯德哥尔摩为家，同时深受多元文化背景的影响——Johan在瑞典长大，Ashley则来自中国香港。彼此家乡的特性，有机结合在他们的作品中：刻在快节奏都市生活基因里的灵活与自由，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家具传统里对材料和工艺的坚持。

SuperELLE: 你们是在什么契机之下开始家具设计与制作的？
Ashley: Johan是受过传统训练的细木工艺师，而我本来是做品牌设计和传播的。一开始我只是想帮他打造一个作品展示平台，没想到这个过程反而启发了自己，让我开始动笔，把脑中的一些画面画出来。就这样，我们从一件作品开始，逐渐发展成今天的合作模式。
SuperELLE: 从一个想法萌芽到最终作品成型，通常会经历哪些步骤？
Ashley: 我们的创作过程其实并不是那么线性，有时候是从一个概念出发，比如最近的作品就常常围绕错觉和超现实主题；有时候是某种材料先吸引了我们——我们会思考这种材料有什么独特性，然后设计出什么形式来放大这种特质。我比较侧重于作品的整体叙事和概念，Johan则非常注重细节和工艺，他会亲手把那些复杂的想法变成现实，我们两个的视角刚好互补。
SuperELLE: 你们是怎么把传统木工技艺融合到你们更现代的设计里的？
Johan: 传统技艺不是用来“致敬”的符号，而是一种思维方式。我是细木工背景出身的，对结构、比例和细节很敏感，这让我们在做实验性设计时，有一个很扎实的基础。即使我们的作品看起来

比较超现实，它们的内部逻辑往往还是建立在那些传统、实在的制作方法上。当一个作品既有当代语感，也保留手工痕迹时，是最有生命力的。
SuperELLE: 你们怎么看待手工木工技艺在今天的家居行业里的发展？
Ashley: 大家的角色不同，宜家让好设计变得人人可及，这很了不起；而手工设计则是另一个世界，它是独一无二的，带有时间的厚度，通常也是为了能够流传好几代而打造的。我们的作品比较接近功能性艺术或收藏级设计的范畴，近年来我们明显感觉到越来越多艺术收藏家开始关注设计领域的作品，因为它们既实用，也有艺术价值。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令人期待的时代。
SuperELLE: 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分享给那些也想投身创造性领域、对传统“白领”生活感到迷茫的年轻人？
Johan: 我们不觉得每个人都需要“辞掉工作去追梦”，创造性的生活有很多种形式，关键是找到一个能让你表达自己的方式，不管是通过物件、影像、文字，还是某种生活选择。我们的转变也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积少成多。不要害怕一开始的不确定，因为这代表你已经踏出了舒适圈，迎接你的是一段令人兴奋的旅程。

黄硕
生态艺术创作者，
SHUO Studio主理人，IVLC世界生态缸造景大赛前总负责人，专家评委。国内首部系统梳理雨林造景的出版物《方寸之间，雨林世界》主要作者。



霸王棕造景作品《共生》，杭州柏悦酒店委托创作

黄硕的设计手稿

生态造景艺术家黄硕，近年来凭借他在时尚、地产等领域的众多跨界项目而逐渐受到关注。从小他就与草木结下了奇妙的缘分，孩童时期的他被蛇的形态吸引，从画蛇到养蛇，意外激发了他对生物的浓厚兴趣。黄硕在高中时期便自学完大学生物学，并且确定了自己的方向是创作表达而非学术研究，于是他开始专注景观设计和生态缸创作：以自然界真实生境为原型，或借景抒情，或探讨当下，通过亲手雕琢，精心搭配一草一木，把专业的生物、生态、地质知识，变成眼前一个个有故事、有生命力的艺术作品。

SuperELLE: 生态造景这门手艺最核心的技巧在哪里？
黄硕: 生态造景的技巧分为“看不见的”和“看得见的”两部分，“看不见的”在于系统性的自然科学知识积累，就是如何让这个微型生态系统能维持生存；“看得见的”即是外观部分，把材料搭建成我们想要表达的效果。
SuperELLE: 从一个想法到最终作品成型通常会经历哪些步骤？
黄硕: 每件作品都不一样，但基础是自然、生态及生物学研究，查找契合的自然例子或理论，然后是草图绘制和系统设计，包括水、空气、光循环和供电等要素。把材料都搜集好之后，就到了搭建成型的一步，这也是我最偏爱的一步，需要亲自动手，通过粘合石块、塑造地貌、雕塑植物等方式，让作品“活起来”。
SuperELLE: 你提到过，你的创作不仅是美学呈现，还希望能探讨当下、探讨人的内心，能否给我们举一个例子，一件作品的形态是如何反映你的思考的？



黄硕: 比如我的作品“心室”，以冰岛兰德曼纳劳卡苔原为灵感，通过模拟火山地质演变，展现岩浆在炙热、流动、冷却、成岩过程中的一系列形态，来反映我们的内心在经历不同的事件和情绪之后，所留下的痕迹。
SuperELLE: 你有过不少跨界创作经历，你怎么看待生态造景在商业应用中的前景？
黄硕: 人们越来越渴望独特的、与自然连接的个性化体验。生态造景能为商业空间带来独特的美学与情感价值，满足都市人亲近自然的需求。它超越了传统艺术或装饰，在零售、办公、住宅等领域都有很广阔的潜力。
SuperELLE: 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选择像生态造景这样小众且需要长期投入的职业，是需要勇气的，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分享给那些也想投身类似领域的人？
黄硕: 以此为职业不容易，除了投入创作，还要有商业和市场思维去争取市场认可。但在生活中能满足创作欲的形式有很多，关键是找到适合自己的路，脚踏实地地走下去。

以此为职业不容易，
除了投入创作，
还要有商业和市场思维
去争取市场认可。

黄硕的迷你造景作品



HOLLIS MAXSON

一针一线

传承社群文化

来自美国肯塔基州的时装设计师Hollis Maxson, 从小受到家乡的手工艺传统影响, 他的创作深深植根于阿巴拉契亚地区丰富的社群文化与历史中。他在母亲和祖母身边耳濡目染学习到了绗缝手艺, 感受祖辈的木工和玻璃吹制等传统工艺的独特方式, 这位继承了曾祖母的老式缝纫机的年轻艺术家, 通过每一针每一线, 将他的洞察转化为可持续且能引发社群对话的产品。将时装视为一种叙事媒介和可穿戴艺术, 并致力于深入理解穿着者的真实需求, Hollis不仅把他的创作当作美学呈现, 同时也在为那些在时尚界被忽视的传统赋予真实有力的声音。

我们在这个科技导致的“孤独异化”时代, 渴望和人的真实交流, 手工成果是对数字过载的解药之一。

SuperELLE: 你来自以手工艺传统闻名的阿巴拉契亚地区, 这对你的创作影响大吗?

Maxson: 从小开始, 家里母亲、祖母的缝纫和拼布工作日常, 教会了我耐心。选择用服装来讲故事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 它融合了我对叙事的热爱和对家族手工艺的尊重。

SuperELLE: 现代时装注重工业化流程, 你认为手工创作的生存空间足够吗?

Maxson: 我的手工创作并不是要与快时尚或大规模生产竞争, 而是以工艺、可持续性、叙事来挑战它, 鼓励我们重新思考穿衣方式。手工产品的独特性, 对材料的负责, 经久耐穿的特点, 都与工业化时尚截然不同, 这样以价值观驱动有灵魂、有意义的作品, 我相信是有生存空间的。

SuperELLE: 手工创作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你是如何克服的?

Maxson: 最大的挑战是平衡创意和材料的限制, 以及独自工作的孤立感。我通过不断调整设计方向, 还有积极向外寻找灵感来克服。到最后, 作品所承载的能量和故事, 它们与穿着者建立的深层联系让所有挑战都值得。

SuperELLE: 你认为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对手工产品越发青睐?

Maxson: 首先, 年轻一代高度关注我们如今继承的世界, 他们想要寻求可持续的替代品, 而不是一味地浪费和剥削。其次我们在这个科技导致的“孤独异化”时代, 渴望和人的真实交流, 手工成果是对数字过载的解药之一。最后, 这也是一种对意义和个性表达的追求。▶



Hollis的拼布作品



Hollis的工作台



Hollis Maxson 来自美国阿巴拉契亚地区的时装设计师。从小受到家乡的手工艺传统影响。2024年以作品“缝合社区”入选CFDA x Crystal Bridges Heartland Scholar Awards。



家乡的匠人穿上Hollis的设计

手工造世界

这些扎根全球的工艺机构以“做”的力量, 重拾人的尊严、社区的温度与文化的深度。



01 女性赋能
EMPOWER HER HANDS

美国

BLACK WOMEN BUILD

专为黑人女性提供学习木工、水电、砖砌技能的机构, 帮助她们翻修被遗弃的社区房屋, 真正实现“掌握工具、拥有住所、重建生活”。

HAMMERSTONE

专为女性与性别少数群体开设的木工学校, 鼓励从零学起, 从“做”中建立自信。理念是: 每个人都有能力建造自己的空间与人生。



约旦

SEP JORDAN

由一位女性企业家创办, 项目位于杰拉什难民营中, 培训巴勒斯坦难民女性进行刺绣工艺, 作品曾与Loro Piana等品牌合作, 展现冲突地区的文化价值。

02 乡村复兴 CRAFTING RURAL REVIVALS



秘鲁

AWAMAKI

非营利组织, 与安第斯山区的女性织工合作开发手织产品。以可持续旅游和公平贸易模式帮助她们留在村里、传承技艺、养活家庭。

03 亚洲在地 ASIA WITH HANDS



中国 杭州

融设计图书馆

非营利组织, 中国第一个传统手工艺材料图书馆。对杭州青山村东坞礼堂修缮后建成。融设计图书馆发起榫卯、编织、着色、铸造、纸等课题, 并将针对中国传统手工材料的研究成果免费提供给全世界的设计师和艺术家。



墨西哥

TALLER MAYA

与约850名玛雅原住民工艺师合作, 复兴编织、绣花与木雕等传统手工艺, 产品出口海外并与Hermes等合作, 收入再投入社区教育、基础设施、文化保护, 是“设计即社会实践”的范例。



柬埔寨

SENTEURS D'ANGKOR

结合香料调配、植物纸、传统藤编等工艺, 传承柬埔寨高棉文化的日常工艺形态。雇佣战后女性与听障青年, 重拾技艺记忆、恢复文化自信。S